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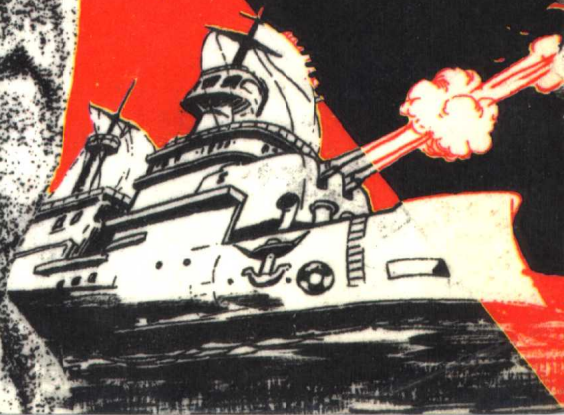
世界二

珍闻丛书

5

戴高乐与战争面对面

● 赵青海 牛新春 / 著



I25
619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五)

戴高乐与战争面对面

赵青海 牛新春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五）

戴高乐与战争面对面

赵青海 牛新春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李有清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吉林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5.75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6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ISBN 7 - 5601 - 1795 - 3/Z · 81

定价：6.00 元

目 录

兵败马其诺	(1)
构造支撑点	(30)
面对三巨头	(59)
角逐大沙漠	(91)
阅兵凯旋门	(120)
重塑法兰西	(150)

兵败马其诺

1940年5月，法国向法西斯德国宣战已经整整8个月了。然而，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没有一点儿战争的迹象。

这一年春天，巴黎的天气格外地好。塞纳河上碧波荡漾，卢森堡花园里万紫千红，处处呈现出一派阳春五月的迷人景色。

宽阔豪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街道两旁的阳台上站着晒太阳的闲人。金碧辉煌的珠宝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稀世珍宝，好赶时髦的巴黎女人在这里流连忘返。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艺术家，档次各异的画廊是他们聚集的场所。整个巴黎就是一幅谐和的画面，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无忧无虑的。

战争对他们来说，好象太遥远了。

10日清晨7点，收音机中广播了政府的第一批告通告。德国装甲部队对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此时正向法国北部推进。然而，大数人都不把这个通告放在心上。因为连日来关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的消息太多了，人们已经懒得去辨其真假了。就连军事部门都对卢森堡传来的警报表示怀疑。稍后，大炮的轰鸣声和轰炸机俯冲投弹时的尖叫声已经依稀可辨了。紧接着，法国参谋部收到了来自荷兰、

比利时的紧急求救电报。战争真的爆发了，好幻想的法国人再也不能不承认了。

希特勒的“闪电战”让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措手不及。3000多架德国轰炸机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机场进行突然轰炸，大多数飞机来不及起飞就被消灭了，这一下子法国损失了数百架战斗机。德国地面部队以坦克开道，迅速向法比边境逼近。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是德国入侵法国的历史性通道。英、法联军的主力按预定计划进入比利时境内，企图用重兵阻挡德军的南下势头。不幸，这一行动正好中了德军“曼斯坦因计划”的调虎离山之计。德国A集团军绕过马其诺防线，转而扑向阿登山区。阿登山区沟壑纵横，峰峦峻峭，森林密布，一向被认为是现代化机械部队的禁区。法国参谋部做梦也不会想到德军以此为进入法国的突破口，因此他们指派全军战斗力量的第九集团军守阿登森林西线的默兹防线。

德军A集团军群在空降兵的配合下，兵临阿登时，第九集团军毫无准备，乱作一团。集团司令安德烈·乔治·科拉普将军好不容易才把两个师沿着陡峭的河岸开列成阵。这两个师都属于B级师，兵员都是法军中的老弱之辈，没有经过什么正规训练，装备亦是全军最落后的。因此，在突破防线时，德军没有费多大的劲。然而，崎岖峻峭的山路却让德军坦克吃尽了苦头。装甲车队按单线排列，沿着曲折的山间小道小心翼翼的往前开，如蜗牛一般在蠕动。但是，一俟驶过阿登森林，这群坦克立时神威大发，车轮滚滚地驶向色当，紧跟在坦克后的是几个摩托化步兵师。

12日，也就是德军向西线发动进攻的第三天，坦克部队向色当推进了75英里。法国骑兵部队退守不及，炸毁了通往

色当城的所有桥梁，退入了色当城，企图凭借天险来阻挡来势凶猛的德国集团军。

色当是位于默兹河东岸的一座小城。正是这座不起眼的小城，留给了法国人无限悲痛的回亿，这里记录了法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军事灾难之一。1870年9月2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元帅麦克马洪率领8万多名士兵、2000多名军官放下武器，作了普鲁士的战俘。斗转星移，70年过去了，色当又一次成了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又将在这里发生转折。

防守色当的是亨茨将军的第2集团军。该集团军共有5个步兵师、一些骑兵、3个炮兵团和3个坦克营，而其防线长达约50英里，这就是说平均每个师就得防守10英里的地段，每个师只配备了数十门口径25毫米的大炮。参谋长甘默林深信，有城前的默兹河作天险，坦克根本无法越过，就是步兵也无能为力。

13日上午，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先是成群结队的俯冲式轰炸机飞过法军阵地，一阵地毯式的狂轰滥炸。法军阵地上的尘埃还未落下，德国炮兵兵团把口径88毫米的高射炮推到默兹河边，对准法国人的掩体和炮位来一番连绵不断的射击。整整一个上午的轰炸把法军阵地搞得体鳞伤，但并没有真正伤其元气。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一架法国战斗机出来干扰这些轰炸机群。驻扎在司令部里的亨茨格将军接到请求空军支援的请求后，很是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并不真正需要我的飞机，如果每发生一个小的危机就去动用它们，很快就会耗光的。”

上午的轰炸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下午，德军开始强行渡河。这次，德军调动了所有斯图卡式轰炸机，协同火炮和坦

克上的大炮一齐轰炸，法军阵地和默兹河上立刻浓烟翻滚，什么也看不清。乘着这个机会，一德军步兵团上了充气橡皮艇，偷偷地向色当方向划去。法国炮兵这时根本看不清河面上的情况，即使看到了也无能为力。因为德军强大的火力把炮手压的连头也抬不起来，还谈何射击。这样，大部分的橡皮艇过了河。上了岸的步兵用轻机枪、喷火器与法军展开了近距离的战斗，不顾一切代价，抢占一个桥头堡。德军伤亡极为惨重，但是进展不大。

下午5时左右，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法国人内部先乱了阵脚。步兵后撤时，全军都变得惊慌起来，后方的炮兵接到了一次又一次令人惊恐不安的报告。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敌人的坦克过来了”，指挥重炮部队的两名上校慌乱失措，弃阵逃跑。炮手们一看长官先期逃了，也立刻扔下大炮，没命地向两名上校跑的方向追去，深怕坦克追上来。还在前方抵抗德军进攻的步兵忽然间看到后方炮兵阵地上乱作一团，也无心恋战，扔了枪支弹药，狼狈奔跑。整个法军阵地上，到处是被丢弃的武器。

惊恐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很快，所有的步兵和炮兵都参加到逃跑的行列中去了。公路上立刻拥挤不堪，乱七八糟的士兵甚至搞不清该向哪里跑。军官们看到争先恐后的人群，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两个参谋人员急中生智，把一辆大卡车拦在公路上封锁道路。逃跑的队伍很快就绕过卡车，继续彻底溃逃，直抵达60英里以外的地方才惊魂稍定。实际上，没有一辆德国坦克渡过默兹河。色当就这样失守了，法国东北部的门户洞开。

德军占领色当后，以昼夜40英里的速度向西挺进，直指英吉利海峡。21日，A集团军的主力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沿

岸，从正面分割了英法联军。英法军队约 40 个师在德军的三面挤压下，被围困在从敦克尔克到比利时的一块三角地带里。英国举国上下都动员起来，几乎所有的运输船只，大至巡洋舰小到独木舟都参加了运兵工作。在皇家空军的掩护下，有 33.8 万人撤到了英国，全部武器辎重丧失殆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6 月 5 日，德军以百师之众猛攻索姆河阵地，法国的“魏刚防线”很快被突破了。德军前锋直指巴黎。法军总司令魏刚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政府迁往波尔多，大部分巴黎市民都向南逃命去了，条条往南的道路上被逃难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法军士无斗志，溃不成军。许多士兵扔掉了枪支，加入了逃难的人群。溃逃的士兵遭到了德军肆无忌惮的侮辱，他们逃跑时，被敌人的机械化分遣队追上了，叫他们放下武器快往南逃，免得挡住了路，德国人说：“我们没时间来俘虏你们！”

6 月 10 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法国宣战，这无异于背后插刀。14 日，德军兵不血刃地进了巴黎，举国上下一片悲哀，全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投降气氛。大多数法国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法国垮了。

然而，一位法国上校却坚定地认为，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说：“法国输了一仗，但是并没有输掉战争。”这位军官就是后来名震全球的夏尔·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1890 年 11 月 22 日出生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外祖母家。戴高乐出生之时，欧洲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就是德国作为一个强国已经崭露头角了。普法战争使德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的经济体系。1870 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攫取了 50 亿法郎的军事赔

款，割走了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亚尔萨斯和洛林，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巨额资金和丰富的铁矿资源。对法战争的胜利，使德国民族主义者醉心于战争，大量的军事订货，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德国是后起的工业国，易于接受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德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跳跃式地发展起来。

同一时期，法国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缓慢了，1870年至1900年，世界各国工业生产增长了两倍多，而法国增长不到一倍。到80年代，法国的工业退居世界第四位，被后起的美德超过。

戴高乐出生于一个属于下层贵族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身上深深的打上了民族主义者的烙印。夏尔从小性格倔强，生来好斗。这从他小时候的几件轶事中就可以看出来。

男孩子们小时候大多爱玩打仗游戏，而夏尔似乎玩得更认真。一天，小弟弟皮埃哭喊着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很是奇怪，接着问其缘由，皮埃说：“我们玩打仗游戏，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

还有一次，另外一个小孩在玩游戏时想扮法国国王，夏尔坚决反对，生气地大喊大叫：“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14岁那年，有一天，他从学校回家，郑重其事地对父母说：“我打定主意了，我要报考圣西尔军校，当个军人。”从此之后，他一改往日的贪玩习惯，专门研习功课。由于记忆力非凡，很快就成了班上的尖子。5年后，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圣西尔

军校，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活。

1914年，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集团和德、意同盟国之间爆发了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戴高尔只是个中尉，在战争中，他被提拔为上尉，指挥一个连的部队。在1916年3月的凡尔登战役中，有人看到他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法国军方以为他已经死了，戴高乐的上司贝当将军亲自追授他一枚最高荣誉勋章。然而，戴高尔却幸运的活了下来，被德军关进了战俘营，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时才获释。

协约国在战争中取胜后，竭尽所能削弱了德国、法国成了欧洲大陆上无可争辩的强国。可是，和约的签定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德国元气恢复后，又野心勃勃，立志复仇。当时，俄国因发生红色革命而被西方孤立，美国奉行置身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孤立主义政策。英国又有意扶植德国，以期德、法两国的力量达到平衡。于是，遏制德意志帝国的任务便只能由法国独立承担了。

然而，法国军队的状况却令人非常失望。陆军部控制在一些老将军手中，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过辉煌的业绩。可是，时过境迁，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内燃机的发明，部队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原来的军事理论已经变得过时。将军们却不愿也不敢承认这一点。贝当元帅曾经坦然的说：“当我看到使用新的工具、新的机械、新的方法时，我必定说，我对它们不感兴趣。”无独有偶，福煦元帅临终前不久，对一群青年军官说：“当初我就是这么干的，并且干的很成功，我们必须这样干。”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导出来的作战理论，法国最高统帅部深信不疑，在未来的战争中，防御战仍然是主宰战场的

主要形式。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贝当元帅还满怀信心的说：“迄今为止，仅就地面作战而来，每项新发明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一般来说，总是多于给进攻者带来的好处。”可实际情况却是，高速坦克在战斗机的掩护下显然是有利于进攻者的。但只要贝当元帅认为防御者有利，法国军官们就不会去怀疑，他的话在法国象福音书一样被人们信奉。

坚持打防御战的思想不但在高层军官中广为流行，而且也迎合了法国民众的心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普通老百姓的心灵上留下了可怕的创伤。他们因此而厌恶战争，害怕战争了。他们希望能有一条坚固的防线来永保国家的和平。

正是出于防御战的战略考虑，法国才匆匆忙忙地决定构筑马其诺防线。其实，建筑道防线的设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就提到了陆军部的议事日程上了，当时由军事委员和边界委员会联合论证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两个委员会经过了长达10年时间的讨论后，终于在1929年提出了最后的方案。在安德烈·马其诺的积极倡议下，这项工程在1930年初上马了。马其诺是一位久经沙场、身有残疾的老将军，这项投资惊人的宏伟工程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程开工时，他是在位的国防部长，也是这项工程的负责人，在1932年元旦，参加一次晚宴间，吃了变质的牡蛎，中毒而亡。

1935年，马其诺防线的主体工程竣工，这给忧心忡忡的法国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当时，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德国已经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中的规定，重新武装了军队，虎视眈眈地盯着法国。这条防线从卢森堡边境开始一直延伸到莱茵河，正好面对着德国，整个防线是用钢筋和混凝土堆积而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坚固的防线，当时最大口径

的大炮也对他无能为力。除此之外，防线上还配备了法国最先进的武器，数以千计的大口径火炮被固定在水泥掩体中。沿着莱茵河的西岸，又构筑了一道防御工事，有两排暗炮藏在工事里面，以防德军渡过莱茵河。其实，河道宽广，水流湍急的莱茵河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条防线又给法国上了一道双保险。

防御战心理支配着军队工作的方方面面。一切组织、训练和军备都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产生出来的。法国政府认为，没有建立职业军的必要，根据防御战的理论，战争爆发以后，法国仍能有时来动员后备队的兵员，组成许多个师，这些师的用途是固守各条战线。在武器方面，坦克、飞机、大炮都是为了加强防线的，武器的结构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计的，重型坦克都被装上了轻型武器，用途只是护送步兵，而不打算用作迅速和独立的行动。大炮只能向固定的方向射击，而不能转动。

如果说军队中的陈腐状况令人失望的话，政府机构中的混乱情况就更是惨不忍睹了。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过后，法国经济长时期未能恢复元气，反而不断衰退。政府内由于党派纷争，内阁更迭频繁。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动荡的迹象。带在法西斯倾向的反议会组织不断增多。这些组织大多脱胎于一些极权暴力团伙，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纳粹党有着渊源关系。党徒们大多以各色各样的刑事犯为核心，他们身穿各种颜色的衬衫，脚蹬长靴子，成天在街上闲荡，无事生非，制造混乱，为政府的每个混乱事件高声喝彩。到1934年初，反对议会民主，主张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的思想已往影响了一大批人。甚至有一批军官和警官也受其感染。在这一时期里，巴黎街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警

察机关也熟视无睹，军队也不是很可靠了，单单恢复秩序就让政府伤透了脑筋。共和国总统勒布伦是个典型的官僚，软弱无能，对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只能唉声叹气。

正当巴黎街头躁动不定的时候，1934年初，报界揭露了一起诈骗丑闻，就如给待燃的干柴上扔了一把火。1933年12月30日早晨，正当人们准备庆祝除夕的时候，报纸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登了一起诈骗案件的新闻，文章的标题很小，主犯是斯塔维斯基。正处于经济衰退中的法国平民，都在为生计奔波，根本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条新闻，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斯塔维斯基这个人。可是，没过几天，全法各大报区忽然间都爆炒这条消息，各报都用头版头条来报道这件事的方方面面，渐渐地关于这个案子的细节也被披露出来了，原来文章里面有文章。

斯塔维斯基是一个犹太移民，1886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贫困的大家庭中。在他10多岁的时候，随父母亲迁到巴黎。此人从小就劣迹累累，20岁的时候因一起小小的诈骗第一次被投入监狱，以后又屡出屡进。看着儿子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他父亲伤心至极，可又无能为力，终于自杀身亡，这并未阻止他继续走向深渊。慢慢地他和巴黎的黑社会有了勾挂，开始投身于各种罪恶的勾当。玩女人、诈骗、伪造票据、偷盗债券，他样样精通。

正是这样一个五毒俱全的地痞流氓竟然渐渐地发达了，通过那些罪恶的勾当他聚敛了一大笔钱财。人们看到他经常出入于高档豪华的酒楼饭肆，身边总有年轻漂亮的情妇相伴。在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他也借机大出风头。在这种场合厮混久了，他逐渐地结交了政府中的一批高级官员，这使他以后的生意兴隆了。很快，他买下了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剧

院，又收买了一家发行量不少的报纸，俨然成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资本家。

终于，1926年春天东窗事发，看起来他似乎要倒霉了。两位交易所的经纪人上诉法院，控告斯塔维斯基诈骗了他们700万法郎。警方逮捕了他，但是在监狱中他只住了18个月，于1927年被释放。由于在司法部、警察局、法院以至议会他都有一批朋友，对他的审判根本无法进行，一直到1934年这个案子被新闻曝光，审判被推迟了19次。在这七年中他又重返黑社会，变本加厉地干起来，能耐比以前更大了。由于金钱的特殊魅力，甚至一些政府部长都成了他家中的常客。报纸把这个案子捅出去后，斯塔维斯基居然不明不白的死了。

很显然，斯塔维斯基的死，是一部分高级官员中害怕引火烧身而下的毒手。报纸的报道在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群众纷纷要求继续审查幕后人物。在人们愤怒的声讨声中，内阁倒台了。新任总理达拉第仍然没有勇气来整顿吏制，甚至对犯有贓职罪的警察局长，他不但不给予制裁，反而让他升迁为摩洛哥总督。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如火上浇油。愤怒的巴黎简直到了沸腾的地步。早就伺机而动的右翼法西斯组织利用了这次机会，他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议会政府的生命应当到此为止

2月6日下午，在极右的法西斯团伙的鼓动下，数千名群众打着旗帜喊着口号向协和广场走去，沿途又有许多人加入了示威队伍，游行队列到达协和广场时，人数已逾万。正在议会大厅里开会的议会赶忙派一些机动卫队出来驱赶示威群众。士兵们骑着马轰赶广场上的人群，很快，冲突开始了，两方展开了近距离械斗。暴徒们把石头、砖头、花园里的椅子、道路旁的铁栅栏作为武器，向警察发动进攻。有的人还把刀

子绑在木棍的一端，向马和骑兵砍去。一些人把鞭炮点燃后扔到骑兵群里制造混乱。战斗刚刚开始，就有许多人倒在血泊中，受伤的马匹在广场上肆无忌惮地狂奔。

议会大厅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总理站在前面声嘶力竭地宣读政府声明，可他的声音还是被反对派议员的叫喊声淹没。讥笑、咒骂声响成一片，连念完一个简短的声明的机会也没有。保守派议员一面高声叫嚷“辞职”，一面唱起了《马赛曲》。共产党议员高叫“权力归苏维埃”，并唱起了国际歌。好几次极右和极左派议员都从自己的座上跳起来大吵大嚷，议长被迫数次宣布休会 15 分钟，好让人们冷静一下，以便恢复议会秩序，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甚至，一次休会时，右派议员让尔·尼伽雷胆大包天，竟然从桌子上跳过去，到了内阁席旁，伸手抓住总理达拉弟的大衣袖子的，想把他拉下台来。

正在这时，议会大厅听到了协和广场上传来的枪声，右派议员乘机制造恐怖气氛，连喊带哭地叫道：“他们开枪了，你们是杀人政府。”枪声、人群的怒吼声、马匹的嘶叫声混杂在一起，声音好象就在门前，议员们立刻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又有人故意制造紧张局势，不喊一声：“他们打上门来了，快跑啊！”来不及多想，大部分议员都作鸟兽散，一齐扑向门口，匆匆忙忙逃离议会大厅，在夜幕掩盖下偷偷穿过广场跑了。到 8 点钟，乱七八糟的议会结束时，除了内阁成员外，只有 5 名议员留在大厅里。

短命的达拉弟内阁在街头暴动的胁迫下狼狈地下了台。然而，这只是法国 30 年代连续不断的政府更迭的开始。由于总理更换太快，老百姓都记不住国家总理的名子了。法国军队和政府的这种局面使有远见的爱国人士忧心忡忡，戴高乐

就是其中之一。深谙现代化战争理论的戴高乐对陆军中的落后观点尤为藐视，并且为扭转它们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2年，戴高乐考入军事学院深造。从一入学开始，由于军事观点相异，他和校长穆瓦朗之间就产生了矛盾。从那时起，戴高乐就已经预感到，未来的地面作战将是坦克的天下，机械化部队的出现将使运动战更具优势，而穆瓦朗则完全坚持传统的防御理论。军事学院的学员毕业时，除了笔试，还必须参加战术实地考察。戴高乐认为机会来了，他准备利用这个机会，来证明自由是正确的。1924年6月24日，在演习中，他受命指挥一个军，率领高度机动的部队发动闪电式进攻，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完全证明了校长先生的高论是错误的。更让校长难堪的是，当校长问：“你右翼师左翼团的辎重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时。戴高乐不屑于回答这种细节问题，转过头来命令他的参谋长夏托伊尔说：“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校长忍无可忍，大声喊道：“我问得是你一戴高乐。”戴高乐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说：“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我下属的任务，那就没时间来考虑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夏托伊尔，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学校当局拒绝承认自身的缺陷。以穆瓦朗为首的大多数考官认为戴高乐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主张给他一个“尚好”作为毕业成绩，也就是尚能及格的意思。幸好，贝当元帅对戴高乐很赏识，因为元帅的观点在当时还比较先进，和戴高乐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在他的亲自干预下，校方同意把“尚好”改变“良好”。戴高乐第一次向传统理论挑战就受到了挫折，虽然这只是课堂上的争论。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这种争论已经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了。1933年，法西斯狂徒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一味鼓吹